

丰饶之海 第四部
天人五衰

译者 林少华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人五衰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林少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4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476-1

I. ①天… II. ①三…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682号

TENNIN GOSU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71 by HIRAOKA Ichi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天人五衰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梅愚童
天人五衰	林少华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吴建兴	

图字: 09-2008-490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6 字数 127,000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476-1/I·3868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33-8510898

海湾雾霭迷濛，远方的船只影影绰绰。但终究比昨天晴朗，可以依稀见到伊豆半岛上山峦的剪影。五月的海面，波平浪静。阳光普照，云絮缥缈，长空碧透。

即使再低俯的波浪，扑岸时仍落得个粉身碎骨。粉碎前一瞬间那莺黄色的波腹，包含了类似一切海草所具有的那种猥琐和不快。

这就是海的搅拌作用——日复一日单调而枯燥地重复着关于乳海搅拌的印度神话。大概存心不想让世界安分守己。安分守己想必会将自然界的魔性唤醒过来。

不过，五月胀鼓鼓的海面，总是不断焦躁地变幻着光点，将精致的凸起无限排展开去。

三只海鸟凌空翱翔，眼看急切地快速接近，却又马上不规则地拉大距离。这种接近和远离含有某种神秘。在近得几乎可以感觉到对方翅膀掀动的气流之时，一方倏地飞离远去——这蔚蓝的距离意味着什么呢？莫非我们心中时而泛起的三种意念也同三只鸟的表演相似不成？

一只印有“全”标记的黑色小货轮，渐渐远离了海湾。船上那

隆起的构筑物，赋予其背影以忽然巍峨起来的庄严。

午后二时，太阳隐身于薄薄的云絮之后，如白亮亮的蚕茧。

无限舒展开来的弧形水平线，恰似牢牢套住大海的深蓝色钢箍。

刹那间，一座——只有一座——白色巨翼般的雪浪腾空而起，俄而消失。这又意味什么呢？是高蹈脱俗的即兴，还是生死攸关的暗示？抑或二者皆非？而这又可能吗？

潮水渐次汹涌，波浪渐次高扬。海岸则在这种配合默契的攻势面前渐次萎缩。云遮日暗，海水呈现出不无狰狞的黛绿。其间，一道白光由东而西绵绵延展，形如半开的长柄折扇。扇面部分起伏不平，而接近扇柄的缓冲部位，则以扇骨的浅墨，融入黛绿的平面。

太阳重放光明。海面于是重新平展地辉映着日光，在西南风的驱动下，将无数海驴脊背般的波光浪影，不断向东北方向迁移。海浪这种永无止境的大规模迁移，却丝毫不至于溢出海岸，而乖乖听命于遥远的月球。

云片呈鱼鳞状，遮蔽了半空。太阳在云的上方，静静地撕洒着白灿灿的光。

两只渔船早已远去，海湾里只蠕动着—艘货船。风已相当强劲。从西边出现的一艘渔船，带着仿佛预示某种仪式开始的马达声渐渐驶近。船很小，且其貌不扬。但由于船的行进无轮无足，因此看上去却如拽着拖地长裙膝行而来一般高雅脱俗。

午后三时，鱼鳞云稀薄起来。南面天空一方如白山鸡尾部舒展开来的云，向海面抛下深重的阴影。

海，本无名称。地中海也罢，日本海也罢，眼前的骏河湾也罢，虽被勉强一言蔽之以“海”，但它绝不屈服于这一名称。海是无名

的，是不可抑勒的，是绝对的无政府主义。

随着日光的阴晦，海面陡然变得无精打采，一副冥思苦索的神情。四下泛起细小的鸢黄色棱角，浪头长满尖刺，如玫瑰的枝条。只是，尖刺本身带有圆滑的胎痕，整个海面倒也显得光洁平展。

午后三时三十分。全无船影可寻。

不可思议。如此广大的空间，竟这般遭受冷落。

甚至海鸥的翅膀都成了黑色。

于是，海湾推出虚幻的船影，向西驶去，不久了无踪迹。

伊豆半岛早已烟笼雾罩，扑朔迷离。一些时候，它并非伊豆半岛，而是它的幽灵。继而幽灵也消失不见。

既已消失，当然无迹可寻。即便在地图上存在，也还是不存在。半岛也罢，船只也罢，无不同归于“存在的不可信性”。

出现，而又消失。半岛与船只，究竟区别何在？

如若大凡眼中所见便是存在的一切，那么只要不被浓雾笼罩，眼前的大海便永远横亘于此，永远雄辩地证实着自身的存在。

一艘船即可改变整个景观。

船的亮相！它将使一切为之一变。存在的所有结构发生龟裂，从而将一只船从水平线迎入怀中。转变便在此时进行。船出现那一瞬间之前的全部世界，因此而面目全非。就船而言，则是为证明其不在的全部世界报废而出现在那里的。

大海颜色的瞬息万变。云的流转不居。船的头角峥嵘。这每时每刻出现的是什么呢？发生的又是什么呢？

这每一瞬间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比喀拉喀托火山喷发还要非同小可，只不过人们无动于衷而已。我们对存在的不可信性过于习以

为常。世界存在与否，无需认真计较。

所谓发生，无非永无休止的再形成、再组合的前兆，一种从远处波及的钟声的前兆。船的出现，敲响的便是这种存在的钟声。钟声顷刻间传播开来，涵盖一切。海面上没有发生的间休。存在之钟永远回荡不止。

一种存在。

未必一定是船。一只悄然出现的蜜橘也未尝不可。蜜橘便足以敲响存在之钟。

午后三时半。在骏河湾代表存在的，即是这样一只蜜橘。

它在波涛间时隐时现，时起时伏。那宛如永不闭合的眸子般鲜亮的橙色，从离岸不远的海面急速东去。

午时三时三十五分。从西边，从名古屋方面，闪入一艘轮船黑魑魑、沉闷闷的远影。

太阳早已被云包拢，如一条熏鲑鱼。

——安永透把眼睛从三十倍望远镜前移开。

应于午后四时入港的天朗号货轮，全然没有现出只鳞片爪。

他折回桌前，再次似看非看地对今天的清水港船舶日报表。

昭和^①四十五年五月二日（星期六）

定期远洋轮预定入港情况

天朗号 国籍 日本

^① 昭和（1926—1989），日本年号。

时 间 二日十六时
船 主 大正海运公司
代 理 铃一
驶发港 横滨
泊 位 日出码头四·五

……本多繁邦七十六岁了。妻子梨枝已经去世，剩下他只身一人。此后便时常外出旅游。他选择交通方便的地方，尽可能不增加身体负担，以此颐养天年。

一次，他来到日本平，临回去时游览了三保的松林地带，观看了据传来自西域的天人羽衣残片等珍贵文物，而后返回静冈。回静冈前，他想到海边独自伫立。回声号新干线电气列车每小时有三个班次，晚一班也无所谓。上了车，静冈到东京还不到一个半小时。

他让小汽车停住，手拄拐杖走上一条沙路，那里到驹越海岸有五十多米。他眼观沧海，一时古思悠悠。揣度这里也可能是《童蒙抄》所载天人下凡的有度滩。继而，又追忆了自己年轻时的镰仓海岸，这才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海滨只有嬉闹的小童和两三个垂钓者，一片闲散气氛。

来时一心想看海而没有注意，回去路上才发现堤坝下有一朵土头土脑的粉红色牵牛花。堤坝上的沙土地，丢弃着多得数不清的垃圾，任凭海风吹来吹去：喝光的可口可乐空罐、罐头盒、家用油漆空筒、永垂不朽的塑料袋、洗衣粉盒，以及一堆堆瓦砾、空饭盒……

陆上的生活残渣蜂拥而来，而得以在此直面“永恒”，直面迄今从未相遇的永恒，亦即大海。就像人终归只能以最为脏污最为丑陋的姿容直面死一样。

堤上，几株疏落的松树正开着红色海星般的花；路的左侧是一片凄凄然开满四瓣小白花的萝卜田；一行小松树把路分成左右两侧。此外便是铺天盖地的种植草莓用的塑料薄膜棚。鱼糕形的塑料棚下，星罗棋布的石垣莓懒洋洋地躲在树叶的阴影里，苍蝇围着锯齿叶团团飞舞。本多发现——刚才则未察觉——这触目皆是的郁闷单调的非透明白色鱼糕部落中，矗立着一座小塔式的建筑物。

停有汽车的县道的这一边，有一座双层白色木屋坐落在异常高耸的水泥基座上。作为看护所未免高得出格，而作为事务所则不无寒伧。墙壁三面环窗，两层都是如此。

受好奇心驱使，本多移步走进想必是前院的沙地。沙地上散乱细碎的玻璃渣各自如实映出云絮，白色窗框被随意扔在那里。抬头看去，第二层窗口透出俨然望远镜的圆形镜头的阴影。水泥底座探出两根红锈斑斑的粗钢管，又重新钻入地下。本多自觉脚步踉跄，小心跨过钢管，绕底座一周，然后登上通往一楼的残裂石阶。

上到顶头，另有一道铁梯通往小屋，下面立着一块有遮檐的牌子：

TEIKOKU SIGNAL STATION

帝国信号通讯有限公司清水港事务所

业务种类

1. 通报船舶入出港情况

2. 预防并发现海难事故
3. 联络海陆信号
4. 联络海上气象
5. 迎送入出港船舶
6. 其他有关船舶的一切事项

无论以隶体书写的古色古香的公司名，还是英文副标，抑或白漆剥落字迹斑驳的条文，都使本多感到惬意。业务种类显然充满着海潮气息。

朝铁梯上端窥看，屋内寂无声息。

四下望去，脚下县道的前方是座小镇，采用新型建筑材料的蓝色房脊上，点点处处闪动着鲤鱼幡风车。镇的东北方向，可以远远望见清水港杂乱无章的光景。陆上起重机和船舶架式起重机纷然交错。工厂白色的圆柱形仓库和黑色的船体，以及露天港口里终日任凭海风吹打的钢材和涂着厚漆的烟囱，一部分已登陆歇息，另一部分则几经飘洋过海而亲密无间地挤在一起。在这里，海成了全身寸断的闪光金蛇。

港口对面群山的远处，富士山从云层中探出些许峰顶。那飘忽不定的云层中的白色山顶，看上去恰似白色的尖角岩石被抛往云端。

本多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

三

信号站的基座是个贮水池。

水泵从井里把水抽上来贮在这里，再通过铁管浇灌周围的塑料棚。帝国信号公司的人员看中了这座水泥高台，在上面建造了信号站木屋，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位置：从这里，可以及早观察到西边名古屋驶来和正面横滨驶来的任何船舶。

原来四名信号员八小时轮班。后来一人长期病休，剩下三人便实行二十四小时轮班制。一楼为不时从港区事务所前来巡视的所长的办公室，二楼这间三面环窗的八张草席大的木地板房间，便是轮流值班用的单人工作场所。

窗口内侧，三面都是固定的木桌。朝南和朝港口的东面分别安有三十倍和十五倍的双筒望远镜。东南角立柱那里，安有一台一千瓦投光仪以为夜间发信号之用。西南角工作台上有两部电话机，另有书架、地图，搁物吊板上分类放有信号旗，而北角有做饭和休息设施，这就是房间里的一切。此外，东边窗外可以看见高压线，白色的电瓷瓶同天色融为一体。高压线从这里一直向下伸到海边，在那里同下一座铁塔搭接后再往东北迂回，到达第三座铁塔之后，沿海岸

线连接逐渐变小变矮的银色角楼，朝清水港蜿蜒开去。从此窗口望去，第三座铁塔成了恰到好处的目标。大凡有船从铁塔下驶过，便知其即将进入包括码头在内的3G水域。

直至今日，船也仍须以肉眼确认。只要货物的轻重和大海喜怒无常的性格主宰船的航行，船就将依然故我，不会失去十九世纪赴宴客人或提早或迟到的浪漫派气质。这就需要进行观察，以便准确地通知海关、检疫站、引水员、装卸人员、餐厅和洗衣店，使他们知道开始准备的时间。何况两艘船争先入港，而需决定所剩唯一泊位的时候，就更须有人在某处观察清楚，公平地决定先后顺序。

阿透从事的便是这项工作。

海湾出现了一艘相当庞大的轮船。由于水平线依稀莫辨，这就需要训练有素、反应敏捷的眼力，以使用肉眼迅速捕捉下来。阿透立即贴上望远镜。

若是水平线清晰可见的晴朗的隆冬或盛夏，在船舶蛮横地闯入水平线的门槛而昂首挺胸的一瞬间即可将其收入眼帘。但在初夏迷濛的雾霭中，其亮相不过是对“存在的不可信性”的一步步背离。水平线绵长莹白，如被压瘪的枕。

黑色轮船的体积，同四千七百八十吨位的天朗号不相上下。船尾隆起的形状也同报表上记载的相符。白色的船桥和船尾挟裹的白浪已经历历在目。三根黄色的架式起重机出现了。黑烟囱那看上去又圆又红的标识呢？阿透再次凝眸远视。套着红色圆圈的“大”字出现了。无疑是“大正海运”。这段时间里，船没有减慢十二点五海里的时速，不断企图逃脱望远镜的圆形视野，就像急欲撞出捕虫网兜

的黑蝴蝶。

但船名尚无法看清。只知道是三个字。天字也是因先人之见才勉强认出的。

阿透折回桌前，给船舶代理公司打电话：

“喂喂，我是帝国信号。请注意，天朗号正从信号站前方通过。货物？（他脑中浮现出将船舷分成黑红两色的吃水线高度。）噢，一半左右。卸货几点开始？十七点？”

距卸货只有一个小时，增加了不少要联系的单位。

阿透一边在望远镜和工作台之间往来穿梭，一边打了十五个电话。

领港员办公室、春阳号拖轮、引水员的家、数间船员餐厅、洗衣店、备有救生艇的渡轮、海关、代理公司、港湾管理事务所港营科、船载货物检测协会、航运公司……

“天朗号即将靠岸。是日出四号和五号泊位吧？请准备。”

天朗号已经通过第三座高压线铁塔。望远镜一对准地面，图像马上涌进地气，变得摇摇颤颤。

“喂喂，天朗号进入3G水域。”

“喂喂，是海关吗？请转警务科……天朗号已进入3G水域。”

“喂喂，十六时十五分，通过3G水域。”

“喂喂，天朗号五分钟前进入港口。”

……

除直通船以外，还有横滨和名古屋通知驶往清水港的船。不过大多集中在月末，月初则寥寥无几。从横滨至清水有一百一十五海

里。如果时速十二海里，抵港需九个半小时。只消比预定入港时间提前一小时根据船速观察就可以了，此后别无他事。今天除午后九时有一艘直接从基隆开来的日潮号之外，没有其他预定进港的船。

当一艘船入港，联系工作告一段落后，阿透每每有一种失落感。在他完成任务的同时，港口那边则开始倾巢出动。而对于港口的繁忙景象，他只要从这与世隔绝的一隅吐着烟圈付诸想象即可。

他本来是不吸烟的。未成年的十六岁少年不可喷云吐雾。起始所长郑重其事地提醒过，后来便不再言语了。毕竟是这种性质的工作，大概所长也觉得应该网开一面。

他容貌端庄秀气，脸色苍白，近乎冻僵的苍白。心也冷冰冰的，没有爱，没有眼泪。

但他晓得观察的快乐。这来自先天的眼力无需任何创作，唯静观而已。较之看得见的水平线，看不见的水平线的存在要远得多，以致他的眼力无法进一步明察，认识无法进一步透澈。不过，在目力所及认识所及的范围内，已有各种各样的存在纷至沓来——海、船、云、半岛、闪电、太阳、月亮和无数星斗。如果说，存在与眼睛的相遇即存在与存在的相遇产生了“看”，看岂不成了存在物之间的对映？其实并非如此。“看”这一行为将超越存在，以“看”为翼，像鸟一样把阿透带往无人目睹过的境地。那里，甚至“美”本身也一片狼藉，如同在地面拖破的裙角。应该存在永无船舶出现的大海、绝对不受存在侵犯的大海。在目力洞穿的玉洁冰清的极限，必定存在空无一物的实在领域。那里无疑一片黛蓝，无论物象还是认识，一切一切都如乙酸浸泡过的氧化铅倏然化解。“看”亦早已挣脱认识的桎梏，自行成为透明的领域。